

青海民族关系史

谢 佐 主编



.44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民族关系史

主 编：谢 佐

副主编：吴承义 何 玲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青海民族关系史

谢 佐 主编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1 万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500

书 号： ISBN 7 - 225 - 01884 - 1/K · 135

定 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

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这里物产丰富，山川秀丽，水草丰美，牛羊遍野。碧蓝如茵的青海湖，犹如镶嵌在海南、海西、海北、海东三州一地之间的一面明镜，水天一色，鱼跃鸟翔，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名闻遐迩；这里有西王母的石室、隋炀帝的足迹，又是宗喀巴的诞生地，文成公主入藏、林则徐西行路过的地方，还是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这里更有着勤劳勇敢、诚实善良的汉、藏、回、蒙古、土、撒拉等 500 多万各族人民，他们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开发、建设着这块生养于斯的热土。

青海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早在 1 万年前青海高原已有人类活动，四五千年前已有土著居民从事畜牧业、制陶业。自汉武帝开始，青海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制，内地大批汉人迁入湟水流域，与先零等羌人杂居，屯垦开发，推进了青海农业的发展，形成大畜牧、小农业的经济格局，有些手工业技术也随之传入。公元 4 世纪初，土族先民鲜卑慕容部吐谷浑率众西迁阴陇，其子孙在青海建立吐谷浑地方政权，历时 300 余年。公元 7 世纪三四十年代，吐蕃兴起，逐步东进，破党项、吞白兰，进而并灭吐谷浑，实行移民、屯兵、联姻等政策，近二百年，促进了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元代，今回族、撒拉族的先民迁入青海，促进了青海工商业的发展。明代，蒙古族移牧青海湖环湖地区，汉

族人口剧增。至此，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布局在青海形成。

青海各民族互相学习、相依共存，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蒙古族、藏族的歌舞与佛教艺术，土族的刺绣与服饰，回族、撒拉族的宴席曲、武术和经商传统及响彻各族人民之间的青海“花儿”（少年）绘就了青海文化美丽的画卷。各少数民族大多通晓汉语、汉文，相互吸收词汇，丰富自己的语汇，同仁吾屯地区的语言，就很有“雪搅风”的特色。古老的鲜卑语“一瓜”、“胡都”，藏语的“哈达”，“法码”，蒙古语的“俄博”等都成为青海各民族所共有的方言。在政治上，各民族互相支持，共同反抗阶级剥削、民族压迫。清咸丰、同治时期，青海回、撒拉等族的联合抗清，宣统年间，西宁、丹噶尔之间发生的“黄表会”起事等，都是典型史例。

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兄弟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为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繁荣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作为多民族地区的青海，解决好民族问题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依然复杂，民族工作的任务依然繁重，正如江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分析的：一是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实现后，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旧社会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消除的。二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三是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由于相互了解或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

会和纠纷。四是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五是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有时会做出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利用民族问题打开缺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认真妥善地加以解决。

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可以说，现阶段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问题。加快发展经济文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要解决好民族问题，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掌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而且要有丰厚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的知识。《青海民族关系史》的出版，便具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它为我们全面了解青海民族关系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是研究青海省情的重要社会读物。以上是个人阅读《青海民族关系史》的一些体会，应作者之邀，写出来，是为序。

田 源

1999年8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戎、氐、羌关系考	(5)
一、戎、氐、羌的亲缘关系	(5)
二、戎、氐、羌的文化异同	(8)
第三章 羌鲜立国	(12)
一、乙弗勿敌国	(13)
二、南凉国	(15)
三、吐谷浑国	(18)
第四章 中原移民与青海的汉族	(25)
一、汉代军伍开创了青海农业的先河	(25)
二、隋唐部分兵卒留居青海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和 文化交流	(27)
三、明代屯民、军户、流官入居青海增加了 青海汉族人口	(29)
四、入青商客推动了青海工商业的发展和民族交往	(36)
第五章 唐蕃关系对青海民族关系的影响	(40)
一、唐蕃古道与青海的民族关系	(41)
二、唃廝罗重温旧谊	(43)
三、唐蕃关系对青海民族关系的影响	(45)

第六章 土族源流与青海民族	(48)
一、土族的多元形成	(48)
二、土族与周邻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50)
三、藏传佛教成为土族与其他民族联系的纽带	(53)
第七章 青海蒙藏关系	(55)
一、蒙藏民族交融	(55)
二、蒙藏经济交往	(61)
三、蒙藏文化交流	(66)
四、蒙藏宗教联系	(73)
五、罗卜藏丹津事件对青海蒙藏关系的影响	(81)
六、关于青海蒙藏关系的几点总结	(87)
第八章 青海的回族	(92)
一、从青海回族最初的来源看民族关系	(92)
二、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群众的一种凝聚力	(94)
三、回族经商与民族关系	(95)
第九章 青海撒拉族与回族关系	(97)
一、撒拉族先民入居青海	(97)
二、民族成长历程	(100)
三、经济文化交流	(103)
四、宗教信仰问题	(106)
五、生活习俗异同	(108)
第十章 青海民族关系的特质	(111)
一、青海民族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	(111)
二、历史上的青海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团结奋斗， 相互适应和相互协调	(113)
三、青海是各民族文化荟萃之地，民族间的文化	

交流则是必然的·····	(115)
第十一章 历代中央政府治青史要 ·····	(116)
一、青海历史沿革·····	(116)
二、治青方略概述·····	(121)
三、历史的几点启示·····	(146)
后记 ·····	(153)

第一章 绪 论

在研究青海地方史的过程中，方家们发现民族关系史占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离开民族关系史谈青海地方史，犹如地图没有绘出经纬，鱼网没有织出纲目那样使人不得要领。所以近年来对于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开始为各方面所注意起来。1989年青海藏学研究协会专门召开了青海藏汉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其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另外，对青海蒙藏关系史也有许多文章在进行探索。

尽管这样，对于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仍然是我省地方史志学界、民族学界研究项目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主要由于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存在一些难点，至今没有能够完全突破。难点之一在于史料的鉴别。史料固然重要，但尽信史料则不如无史料。因为旧书记载的多是历代封建王朝经略青海的军政史（有的则称为边政史），其中涉及到民族关系方面的内容，作者多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褒贬不当、评述失真的地方也是有的。特别是民族上层统治集团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胁迫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相互征伐，而又对这些征伐作了歪曲的描述。今天我们研究民族关系史，一要全面，二要求实，以期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史料的鉴别是必不可少的。难点之二在于史料的匮乏。以汉文史籍为例，记载有羌汉关系、唐蕃关系，但魏晋南北朝直至隋代，青

海的民族关系状况缺乏记载，有也是很零星的。宋代除了青海河湟流域的唃廝罗政权和宋王朝之间联合抗夏、茶马互市等史实外，民族关系中资料也很缺乏。元明清三代史料虽然较前丰富得多了，但封建王朝的边政史代替不了民族关系史。难点之三在于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的许多口碑资料和文字资料，或失传，或没有翻译，使民族关系中资料遭受很大损失，仅存的文字资料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这三大难点使我省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进展缓慢，成效甚微。

但必须指出，这些难点的存在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民族史学界的同志又在青海民族关系史的局部横截面或断代史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1987年4月，青海省博物馆写出了《藏汉关系文物展览》的提纲，随之展出了与藏汉关系有关的实物资料和图片资料，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的关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在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总会找到突破口的。首先，在史料搜集、编纂方面做出了成绩，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青海历史纪要》，这本书对青海历史大事的记述采取“以年系事”和“依事综述”相结合的方法，撰写出青海历史事件201题，其中大部分史实涉及到青海民族关系史的内容。这家出版社还整理出版了《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秦边纪略》、《循化志》等方志古籍。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5位同志花了很大的功夫编成一部上下两册《青海方志资料类编》这样的工具书，他们的功绩在于将青海地方志资料用比较科学分类的方法编纂成册，使研究者翻检方便。10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要是研究者自己去一本一本地搜集，那要耗费多少精力呀！与此同时，

一些藏文古籍近年来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例如《青史》、《红史》、《白史》等，与青海民族关系史有关的一本藏文古籍《安多政教史》也已出版。无疑，汉藏文史籍的整理出版对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很有裨益的。

其次，近年来青海考古工作的成绩也是巨大的，这为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通过对青海古代先民们的文化遗存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古代青海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例如海西都兰古墓葬中发现的许多丝织品，证明当时的中原先民与当地的世居民族已有商品交换。那里发现的一枚镌刻着“谨封”二字的古铜印进一步证明了当地世居民族与中原先民之间的书信往还。另外，青海发现的汉墓、汉简、碑刻、金铭等，都与民族关系这一课题分不开。令人可喜的是，省档案局领导同志提出由省档案馆征集复印青海地区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家谱上百部，这项计划在实施中。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壮举，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一批历史档案，还在于通过青海谱牒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动青海民族关系史的考察工作。我们已经从青海元明清时代的一些家谱中发现，青海地区历代先民们的民族成份是不断发生衍变的，诸如李氏家谱、赵氏家谱、阿氏家谱，我们从中可以窥见青海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青海省档案馆还征集到明代“奉天诰命”数件，铁券誓书一件，使我们对当时的流官与土司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所有这些工作，使青海民族关系史研究工作显示出了十分广阔的前景，是值得庆幸的，从而使我们对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充满了信心。

在充分准备史料和获得较好研究信息的情况下，研究方法显得特别重要。透彻了解历史的目的全在于借鉴：总结前

人的成功经验，在优秀传统方面承前启后，对惨痛的历史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避免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为了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我们曾将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四句话：即宏观着眼，微观入手，重在积累，注意选题。我们认为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在总体上也应采用这个方法，但在具体做法上，鉴于青海民族关系的历史时间长、空间广、内容繁复，还牵扯到族源与民族的形成等学术问题的情况，我们建议采取纵横研究的方法，即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民族关系内容都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例如吐谷浑在我国西部地区立国长达 350 年之久，吐谷浑人本身就是羌人、鲜卑人，乃至于一部分戎人、汉人组成的共同体，吐谷浑人在 300 多年的时间长河中又与周邻民族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关系，如果不用纵横研究的方法，则很难廓清当时当地的民族关系全貌了。

正由于青海民族关系史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就我们的积累和研究情况而言，尚难一下子编撰出一本全面论述青海民族关系史的著作来，只是仅将我们目前视力所及、思路所到之处先写成这个本子。所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必要结合自己工作部门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其内容，完善其论点才是。我们学习历史，当以史为鉴，从青海民族关系的历史，可以对照今天青海民族关系的现状。我们各族人民沐浴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和煦阳光之中，应当倍加珍视今天民族平等团结的可贵。

第二章 戎、氏、羌关系考

青海地区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先民就是羌人。汉文史籍有关羌人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著名的汉文史籍都有比较详细的有关羌人活动的记载。但还有两个与羌人关系十分密切的民族——戎和氏，历来史家或分用，或混同，或认为一个民族，或认为是几个不同的民族，一直没有定论。《诗经》中有“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句子，将氏与羌混用；《晋书·江统传》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又将戎与狄混同了。那末，戎、氏、羌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戎、氏、羌的亲缘关系

已故史学家马长寿先生在他的遗著《氏与羌》中引用了《说文》一书中解释羌的话“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之后，说“大体可通”。同一本书还说：“古代的氏和羌都是西戎，都居住在西方，又同属汉藏语系，关系密切自不待言。”这说明历代史家将戎、氏、羌视为同一语系的民族，马长寿先生指出了三者同属于汉藏语系这个共同点。

历代史家将氏、羌归于西戎，是因为中原先民们与西部戎人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的缘故。戎、氏、羌的语言既属于汉藏语系，我们至今仍然可从汉藏语言中考察到戎—氏—

羌—汉—藏各个民族间的渊源关系。“戎”这个词在藏语中仍然保留了下来，“རོང་”是平洼之地的意思，戎人（རོང་པ་）即农民，从事农业的人。我国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农民居多，中原先民与戎人关系很密切。因为戎住在中原先民的西部，汉语中称之为西戎。

《说文》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一语道破戎、羌关系。即羌人是中原先民心目中的西部戎人之地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这在今天的地理环境中考察也是符合情理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甘肃天水以西，正是戎人活动的地方，而甘肃南部，青海日月山以西直至藏北高原的广阔草原，正是羌人牧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的地方。青海化隆县曾名巴燕戎，说明戎人居住过，藏语至今将化隆称为“巴燕”（བ་ཡན་），化隆县城在汉语中仍然称“巴燕镇”。与化隆县一山之隔的乐都，在汉代称为“洛都”，藏语意为“双岔沟口”（ལུང་མཚོ་），从地貌特征看，引胜沟与岗子沟相对应，中经湟水，当为古代的军事要冲。洛都原为羌语译音地名，汉语谐音演变成“乐都”，或说指南凉建都，意为快乐的都城。其实早在南凉建都之前很久的汉代，“洛都”地名早已有了。乐都的县城“碾伯”一词，也是羌语 ལྷ་མོ་པོ་，是最早人们信奉的一种山神的名字，与果洛久治境内的大山“年保玉则”中的“年保”在藏语中是同字同词。青海古地名中这种古羌语名在藏语中找到对应同语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先零羌，先零当指地名，先零羌当指居于先零的羌部落，先零一词藏语可找到 རྒྱལ་ལུང་།（意为下沟）；同样，滇零可为 ལྷོ་ལུང་（意为上沟），封养可为 ལྷོ་ལུང་།（意为草甸）；牢姐可为 ལུང་ཆེན་（意为大沟）等等，不一而足。说明了古羌语的一些基本词汇与藏语一脉相承。

更有趣的是从古羌语的发音还可反证出古汉语中的部分发音来。《说文》说羌字“从人从羊，羊亦声”，据马长寿先生生前的调查，我国川西北的羌族自称“日𦍋”(β -mi)、“日绵”(β -mie)，或者“日玛”(β -mē)，简称“𦍋”、“绵”或“玛”，认为颇似汉文中人或民的意思^①。藏语中人或民称为མོ或མུ，正与“𦍋”或“玛”的发音同。羌语发这几个音时前面加“日”，说明古音有前缀音（并不是马先生所说的当冠词用），古汉语与戎、氐、羌语属于一个语系，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羌”字上下结构，上羊下人，应该是羊为形，人为声。“羌者，以其人牧羊为业，供祀羊神，端公戴羊皮帽并饰两角以祈禳，故谓之羌。”^②可见羊为形是对的。羌人自称“日𦍋”，正好可以佐证羌字古汉语读音近似“日𦍋”，后来前缀音分化而成为两个音，即“人”和“民”，今天的“人民”一词正好是古汉语中的一个复合音。史家公认的羌在古代同“姜”，形羊声女，正好是“日𦍋”连续的近似音，发音也与藏语མོ（意为人）相近。至于《说文》说羌字“从人从羊，羊亦声”，羌今读 qiang，姜今读 jiang，《说文》作者读作 yang，都以 ang 韵母，这是汉字读音后来发生的变化。

史家将氐纳入西戎的范围内，氐与戎、羌同属于古代西部居住分布相近的几个民族也是无疑的。马长寿先生解释说：“氐者，以其族居于陇坻之南，巴蜀之北，峻岭大坂，岩石崩堕之声远播，故谓之氐。”^③氐人居于“陇坻之南，巴蜀之北”，这个地理范围没有异议，即今天的甘肃南部到川西北之间，这些地区我曾去过，那里除了广阔的草原，还有高山深谷，特

① ②③ 马长寿：《氐与羌》，第 14、16 页。

别是那些在峡谷中生活的民族，语言、风俗等都比较复杂。但说“岩石崩堕之声远播，故谓之氏”，我持怀疑态度。因为一个民族的自称或他称，很难相信与自然界某种声响相联系的。这就引出我们关于戎、氏、羌关系方面的第二个观点。

二、戎、氏、羌的文化异同

前面引过马长寿先生关于羌人宗教信仰的一段话：“羌者，以其人牧羊为主，供祀羊神，端公戴羊皮帽并饰以两角以祈禳，故谓之羌。”羌人供祀的羊神是怎样的情形呢？顾颉刚先生著文时引用了唐书《吐蕃传》中的话“其俗重鬼右巫，事羴羴为大神”，顾先生进一步指出：“‘羴’是大角的羊，‘羴’是牝羊。吐蕃为羌人所建之国，他们贵重大角的牡羊，尊为大神，说不定他们是把羊作为图腾的。”^①羴羴在青海汉族方言中被称作“大头羴羊”，以其角大且盘为特征，生活在高原山崖间，古羌人尊之为神，称之为ལྷ་ལྷ་ལྷ་（nian 汉语中译为“年”、“念”或“碾”），久治县境内的大山年保玉则，乐都县城叫碾伯，西藏境内的雪山念青唐古拉，都被尊为神祇的。汉藏族都有以“年”为姓的。所以古代羌人供祀羊神并不是指普通的绵羊或山羊。羌人中类似内地巫师一类的宗教职业者即“端公”，头戴羊皮帽又以羊角作为头饰，“羌”字就表示了“以羊角为头饰的人”的意思。所以羌人以其图腾崇拜为标记是符合情理的。

同样的道理，古代的一部分戎人是供祀猎犬的，所以汉文古籍中常出现“犬戎”字样。青海卡约文化墓葬中出土较

^①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